

零点书库
Ling Dian shu ku



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

(美) 钱德勒 (Chandler, R.) 著 芦莎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漫长的告别

(美) 钱德勒 著

芦荻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长的告别 / (美) 钱德勒 (Chandler, R.) 著; 芦莎莎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1

(零点书库)

书名原文: The long Goodbye

ISBN 978-7-5624-7043-4

I. ①漫… II. ①钱…②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3935号

漫长的告别

Manchangdegaobie

(美) 钱德勒 (Chandler, R.) 著

芦莎莎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田莉娜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魏承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4.25 字数: 293千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043-4 定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
目 录
•

MANCHANGDEGAOBIE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5
第四章	022
第五章	025
第六章	036
第七章	043
第八章	050
第九章	057
第十章	066
第十一章	071
第十二章	083
第十三章	087
第十四章	101
第十五章	110

•
目 录
•

MANCHANGDEGAOBIE

第十六章	118
第十七章	127
第十八章	133
第十九章	137
第二十章	147
第二十一章	153
第二十二章	160
第二十三章	170
第二十四章	176
第二十五章	187
第二十六章	193
第二十七章	198
第二十八章	201
第二十九章	205
第三十章	212

•
目 录
•
MANCHANGDEGAOBIE

第三十一章	218
第三十二章	224
第三十三章	234
第三十四章	239
第三十五章	247
第三十六章	252
第三十七章	258
第三十八章	265
第三十九章	273
第四十章	282
第四十一章	290
第四十二章	295
第四十三章	313
第四十四章	319
第四十五章	327

•
目
录
•

MANCHANGDEGAOBIE

第四十六章	334
第四十七章	338
第四十八章	353
第四十九章	354
第五十章	360
第五十一章	364
第五十二章	370
第五十三章	374

第一章

初见特里·伦诺克斯，是在舞者酒吧的门厅外。他一脸醉态，坐在一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上，左脚还悬在车外，仿佛那条腿不属于他一样。泊车员把车开出来后就一直让车门敞开着，恭候着他上车。他相貌年轻，却有些少年白头，只要看他的眼睛，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他已烂醉如泥。除了这些，他与那些衣着光鲜、在风月场上一掷千金的纨绔子弟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身旁坐着一位女士，一头迷人的暗红色秀发，脸上带着职业性的淡漠笑容，肩披一件蓝色的貂皮，其风采几乎令那辆劳斯莱斯黯然失色。当然那有些夸张，而且永远不可能。

泊车员看上去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普通小子，身上穿着一件白色外套，胸前绣着饭店的名字，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

“嘿，先生，”他油腔滑调地说，“你就不能把腿缩回去，让我好关上车门？或者我干脆把车门打开，让你栽下来？”

那位女士狠狠地瞪了泊车员一下，眼神像利剑般，足以将他的身体刺个通透。可泊车员就跟没看见一样，毫不惊慌。如果你认为在高尔夫球场上大撒钞票就能彰显尊崇地位的话，那么舞者酒吧就有人专门戳破你的这种幻觉。

这时一辆进口敞篷跑车缓缓驶来，一个男人走了出来，顺手点燃了一根香烟。他穿着套头式的格子衬衣、黄色的长裤，配着一双马靴，吸着烟渐渐走远。蓝色的烟雾慢慢散去，他甚至往劳斯莱斯这边看都没看一眼，也许他觉得那辆车没什么稀奇吧。当

走到酒吧门厅台阶前，他停下来戴上了一个单眼镜片。

那位女士突然很妩媚地对特里说：“亲爱的，我有一个美妙的提议。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到你的住处，然后开你的那辆敞篷车去兜风吧？我们今晚可以顺着海边一直开车到蒙迪塞托，那感觉一定非常棒。在那里有我的几个朋友正在开池边舞会。”

白发青年很有绅士风度地说：“不好意思，那辆车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不得不卖掉它。”他的语气毫无醉意，你甚至会认为他只喝过橙汁。

“卖了？亲爱的，你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说话间，她轻轻挪到另一端，语气似乎更加遥远。

“意思是我不得不卖，”他说，“为了糊口。”

“哦，我知道了。”她的语气冰冷得好像能将一片意大利冰激凌冻个瓷实。

泊车员此时也将这个白发青年列入了与自己同等的低收入阶层。“嘿，伙计，我还要去停别的车，”他说，“改天见吧——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松开了手，车门呼地弹开了。那个醉鬼立刻从座位上滑了下来，一屁股摔倒在柏油路面上。这时我走了上去，伸手扶了他一把。我想与醉鬼打交道永远是一件不明智的事，哪怕他认识并且喜欢你，随时也会给你来上一拳。我双手穿过他的腋下，把他扶了起来。

“非常感谢。”他很有礼貌地说。

女士坐到了方向盘前。“他一喝醉就他妈的满口英国腔。”她的声音就好像钢铁般冰冷，“谢谢你扶他起来。”

“我把他放到后座上。”我说。

“真抱歉，我还要赶时间。”说完她就开动了汽车，那辆劳斯莱斯就滑了出去。她冷冷地微笑着说：“他就像是一条流浪

狗。或许你能给他找个地方，让他能有地方大小便——可以这么说。”

劳斯莱斯飞快地开上了日落大道，向右一拐，就此在视野中消失。目送那位女士离开，泊车员回来了。我依旧扶着那个男人，此时他睡得很香。

“这也是一种解决事情的方法。”我对他说。

“确实。”他讽刺着说，“为什么要在一个醉鬼身上浪费时间？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麻烦。”

“你认识他吗？”

“我刚才听到那位女士叫他特里，仅此而已，否则就是把他装进运牛车里我也认不出来。况且我才来这里两个礼拜。”

“请把我的车开过来吧，谢谢。”我掏出停车卡，递给了他。

等我的奥兹莫尔比牌轿车停到面前时，我感觉特里就像一袋铅一样压在肩上。白外套帮我把他放进了副驾驶座位上。这时我们的贵客睁开了一只眼睛并对我们表示了感谢，而后又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风度的醉鬼。”我对他说。

他说：“不论这些醉鬼有着什么样的体形、长相和举止，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位看上去好像做过整容手术。”

“是啊。”说着我递给他一块钱小费，他接过钱连忙向我表示感谢。的确，整容的事他说准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朋友，右半边脸是僵硬的，比另一边白，上面有几道细细的疤痕，疤痕附近的皮肤反射着亮光。他肯定动过整容手术，而且是一台很大的整容手术。

“你准备如何处置他？”

“先带回到我那里，等他清醒后，再问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他俏皮地笑了笑，说道：“就这样吧，你今天真是运气不好。要换成我，一定会把他往水沟里一扔，自己走自己的。这些讨厌的醉鬼们整天就知道麻烦别人。我对付这些家伙可是有一套呢。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得多省点儿力气，用在刀刃上。”

“这么说，你在这里面收获颇丰啊。”我说道。听我说完，他先是一愣，一副没有明白的样子，随后当他反应过来并准备冲我发火时，我已经开车离去了。

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特里·伦诺克斯的确给我惹来不少麻烦，但我毕竟是干这一行的。

那时候我住的小房子在月桂谷亚卡大道的山坡上，一条死巷的尽头，前门有一段长长的红木台阶，对面有一小片尤加利树林。那间房子是带家具出租的，房东是一位老妇人，她暂时搬到爱达荷州孀居的女儿家里住了。房租非常便宜，一是因为老妇人希望随时都能一通知就搬回来，另外就是屋前的那些台阶，老妇人年事已高，每次回家都要面对那些长长的台阶的确是一个问题。

经过我的一番努力，总算是将这个醉鬼扶上了台阶。虽然他非常想为我分担一些重量，可两条腿就像是橡皮做的一样，完全不听使唤，抱歉的话还没说完，就又睡过去了。我打开门，把他拖进房间，他如同一摊烂泥般瘫倒在沙发上，我拿了一条毯子给他盖上，让他继续睡。他睡了一个钟头，其间鼾声如雷，就好像是大海豚发出的声音一般。然后他突然醒了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找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后，他偷眼瞄着我，想问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称叫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家里没有别的人。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吐字清晰。

他问我要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我煮好后端给了他，他非常小心地接过托碟和杯子。

“我怎么会在这里？”他四下里张望着。

“你喝醉了，在舞者酒吧外面的劳斯莱斯车上，你的那个女友扔下你走了。”

“很好，”他说道，“她完全没有错。”

“你是英国人？”

“我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但我不是英国人。您方便帮我叫辆出租车吗？我想马上走。”

“我的车就在外面。”

说完他就自己走下台阶上了车。路上他的话很少，只是向我道谢，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看样子他经常对人说这些，因为那些话就好像是台词一样从他的嘴中溜了出来。

他的住处十分逼仄，没有一点家的温馨，好像是当天下午才住进去一样。绿色硬沙发前有一个茶几，上面随意摆放着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碗已经融化了的冰、三个空汽水瓶和两只玻璃杯，玻璃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有些烟蒂上沾着口红印。房间里没有任何照片或是其他什么私人物品。这间房子应该是租来用于聚会、喝酒聊天或是睡觉的旅馆房间，不像是人经常居住的地方。

我谢绝了他请我喝一杯的邀请，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临走之前，他又向我表示了感谢，然而那些感谢的话听起来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他的身体有些微微发抖，神情有些害羞，十分客气。他站在门口，一直目送我走进电梯。不管他有多少缺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彬彬有礼的。

他没提过那位女士，也没谈过自己没有工作。不仅前途渺茫，还在舞者酒吧为那位看似高贵的荡妇花光了最后一张钞票，而她多陪他一会儿都不肯。不管他是否会被巡逻的警察抓进班房，或者被某个可恶的出租车司机拉走，扔在郊外的荒地里。

坐电梯下楼时，我恨不得回去从他手里抢走那瓶苏格兰威士忌。但是我知道那没用，这事也与我无关。当一个人想要喝酒的时候，他总能从什么地方搞到酒的。

我狠了狠心发动了车子。我算得上铁石心肠，但这个人却让我感兴趣。他的白发、面部的疤痕、洪亮的嗓音或是绅士风度，说不出具体原因，或许就是如此。我想一别之后也许就后会无期了。正如那位女士说的，他就像是一只迷途羔羊。

第二章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过完感恩节的那个周末。价格不菲的圣诞节礼物充满了好莱坞大道两边的所有店铺，报纸上也开始大肆渲染：大家要趁早购买圣诞节礼物，不然越往后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其实，早买晚买都很可怕。历年都是这个样子。

在离我办公大楼几条街的地方，我看到一辆警车停在路边，车上的两个警察正紧盯着路边一家店铺。目标是特里·伦诺克斯——他简直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情况看起来很不好。

他无力地靠在那家店铺的橱窗，站都站不稳。身上的衬衣很脏，领口随意敞开着，一边耷拉在夹克外面。他看上去应该有四五天没刮过胡子了，鼻子皱着，脸色苍白，那几条细长的疤痕几乎看不出来，眼神空洞漠然。那两个警察正准备起身抓他，我急忙快步走上前拽住他的胳膊。

“站好，我们走。”我装作很恼火的样子，转过身子对着他眨了眨眼睛，说道：“能不能走？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他恍惚地看了看我，用他那特有的半边微笑示意了一下，吸了一口气说道：“我又喝多啦，现在感到有一点儿空虚。”

“行啦，我们赶快离开这里，你眼看着就要被当做酗酒的流浪汉给抓进班房了。”

他很费力地迈着步子，我搀扶着他踉踉跄跄地穿过人行横道，来到对面的护栏边。那里停着几辆出租车，我拉开了其中一辆的车门。

“他排在前面。”司机用拇指向前面那辆车指了指。说完他转过头看了看特里，又接着说：“如果那辆车愿意拉这趟活儿的话。”

“情况比较糟，我的朋友遇到点儿麻烦。”

“没错，”司机说，“他这个样子在哪里都有麻烦。”

“五美元，”我说道，“这将是一单让人开心的生意。”

“成交。”说完他将手中那本关于火星人的杂志塞到后视镜的后面。我伸手从里面打开后侧的车门，把特里·伦诺克斯塞进了车里。这时那辆警察巡逻车的阴影出现在车的另一侧。一位头发花白的警员走了下来。我绕过出租车，朝他走了过去。

“稍等一下，麦克。你能否解释一下，这位一身脏衣服的先士不会是你的好朋友吧？”

“对于我来讲，我们有着足够亲密的友谊，他很需要朋友的帮助，并且他也没有醉。”

“你肯定是为了钱吧。”他伸出手来，我把证件递给了他。他扫了一眼，还给了我。“哦，”他说，“原来是私家侦探碰到生意了啊。”他立刻变得很不友善：“马洛先生，证件上都是你的信息。他呢？”

“他名叫特里·伦诺克斯，在电影公司工作。”

“很好。”说着他把头伸进车里，仔细看了看缩在后排角落的特里。“我能看出他很多天都没上过班了，还看得出他有些日子没在房子里睡觉。我完全可以认为他就是个流浪汉，我们应当把他抓回去。”

他依旧注视着车上的特里，问道：“喂，老兄，你能告诉我你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吗？”

特里慢条斯理地说：“菲利普·马洛。他住在月桂谷亚卡大道。”

那个警察把头缩了回来，转向我挥了挥手说：“这也许是你刚才告诉他的。”

“完全有可能。但是我的确没有。”

他盯着我一两秒钟，然后说：“这次我相信你。你赶快把他弄走，别让他这个样子上街。”他走回警车，绝尘而去。

我开门上了出租车，开出了三条街后，停到了我放车的地方。我取出五美元递给了司机。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摇头说：“按打表的价钱付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多给，给个一块钱整数就行啦。我也曾经遇到过困难。那时在番市，没有一辆出租车肯拉我。一座冷漠无情的城市。”

“三藩市。”我脱口而出。

“我们称它为番市。”他说，“让他妈的少数族裔见鬼去吧。谢啦。”他接过那一块钱，开车走了。

我们开到一家汽车快餐店，这里的汉堡不像别家的连狗都不肯吃。我给特里·伦诺克斯要了两个汉堡和一瓶啤酒，吃完后带他回到我的房子。他上楼梯还是很费劲，但是他很开心，气喘吁吁地爬了上去。一小时后，他洗完澡，刮完胡子，又变回到一个正常人。我们俩一边品着很淡的鸡尾酒，一边聊天。

“幸亏你记得我的名字。”我说。

“不止是记得，”他说，“我还调查过你的信息。这些事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一直都住在这里。我还有一间办公室。”

“我为什么要去找你？”

“你很需要帮助，看上去你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

他说：“嗯，我有朋友的，只不过是某一类的。”他摆弄着桌上的玻璃杯。“向别人求助并不容易，更何况这一切都是我

咎由自取。”他抬起头，勉强地笑了笑，“或许某天我能把酒戒掉。他们都这么告诉我，我可以吗？”

“那需要大约三年的时间。”

“三年？”他非常吃惊。

“通常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必须适应远离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还需要为酒瘾复发留出时间。你会发觉从前的朋友都会渐渐陌生，甚至会厌恶大部分老朋友，同样他们也可能厌恶你。”

“那些都不算什么问题。”他回过身，看了看后面的钟表，说：“我在好莱坞公车站寄存了一个价值两百美金的手提箱。如果能取回来，我想把它当掉，然后买一个便宜的，那样我就有去拉斯维加斯的路费了。在那边我能够找到工作。”

我点了点头，默默地坐在那里，喝着我的酒。

“你肯定认为我早该如此。”他平静地说。

“我在想其中必有隐情，但那与我无关。你确定能找到工作，还是只想去碰碰运气？”

“一定可以。我有个老战友在那里开了一家很大的俱乐部。泥龟俱乐部。话说回来，虽然他们都算不上正经商人，但在另一方面却都是大好人。”

“我可以帮你出路费和一些其他的费用。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可靠的答案。去之前最好先联系一下。”

“很感谢你，不用那样。兰迪·斯塔尔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从未让我失望过。那个手提箱应该可以当到五十美金，我有经验。”

“听清楚了，”我说，“你所需要的钱我都可以帮你。但我不是怜悯你这个笨蛋，所以你就好好拿着。做这些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来烦我，因为我总有一些预感。”